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湑

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宋 衛湜 撰

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鄭氏曰玄孫之子姓别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别謂若今

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孔氏曰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共高祖别自為宗是别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為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為五宗也既姓别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記者以周法答之周法

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鄭註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為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於上庶姓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為氏

姓也云姓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云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黄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者漢同宗有屬籍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絶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絶也百世而昏

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絶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嚴陵方氏曰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高祖也氏别於上而親盡於下則既五世矣疑若可以通昏姻焉然繫之以本姓而弗别綴之以族食而弗殊在殷而上禮質而親故五世而昏姻可通由周

而來則禮文尚嚴雖百世不通曰周道然者言周所行之道如是也周官言定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小記言婦人不知也則書氏則殷無所繫可知堯舜同出於黄帝而堯以二女妻舜則自殷而上通昏姻可知曲禮曰取妻不取同姓則周之不通也明矣

東萊呂氏曰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如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

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葢崔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於姜自姜姓中分别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有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别於上也戚單於下葢親盡也

慶源輔氏曰自野者觀之冝若可以通昏姻矣而周道則不然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必如是而後仁之至義之盡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鄭氏曰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孔氏曰此經明服術之制親親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尊尊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幷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下有六等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

馬氏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其詳至於如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内之喪門内之喪則必以恩掩親而以父母為首故為父母斬衰此親親之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門外之喪則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為首故為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我而適彼若姑姊妹之服是也方姑姊妹之未出則其服重其已出則其服輕所謂姑姊妹有受我而

厚之者也從服者言其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山陰陸氏曰親親下所謂自仁率親是也尊尊下所謂自義率祖是也三曰名所謂名曰輕名曰重是也四曰出入所謂一輕一重是也鄭氏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是之謂出入

賈氏曰鄭康成謂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長幼成人及殤其説是也謂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以嫁者為出在室者為入然在室者

於兄弟有長幼之服於姪娰有尊卑之服入非在室者也周官媒氏判妻入子皆書之喪服出妻之子為母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以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然則大傳所謂出入蓋此類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鄭氏曰屬從子為母之黨徒從臣為君之黨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孔氏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屬從者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為其支黨鄭註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徒從者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為夫之君妾為女君之黨庶

子為君母之親子為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以下鄭註所引並見服問篇公子之妻為本生父母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從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公子被君厭為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妻自為其父母期為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為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為皇姑服期是從輕而重

也

嚴陵方氏曰以非正由於已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若母為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子為母之黨服是從之而已若君為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臣為君之黨服是從之而已是則屬從與徒從也推此餘可知有所繫而從則曰屬無所繫而從則曰徒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先王

之於服術仁之至義之盡也故率親則自仁率祖則

自義餘亦見服問

東萊呂氏曰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

重也從重而輕妻為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

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從有服而無服

所從者自有而已乃無服

山陰陸氏曰無屬而從謂之徒從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鄭氏曰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然如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循親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漸輕故名曰輕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義宜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

是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而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為恩深故亦然矣

嚴陵方氏曰言率親以知率祖之為尊言率祖以知率親之為禰親親仁也以禰之親故自仁率之尊尊義也以祖之尊故自義率之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焉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焉故曰順而下之至於祖名曰輕者隆之以仁而親為重

故也至於禰名曰重者制之以義而祖或輕故也或輕而斷以義或重而隆以仁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之為言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

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為仁以禰對祖則祖為義祖以義為主禰以仁為本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於禰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唯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

也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於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於禰名曰重輕則緦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孔鄭說鑿

金華應氏曰自從也仁恩之厚於親者無極以仁率親逆而推於祖乃漸殺以是較之則謂之曰輕義道之施於祖者有節以義率祖順而及於親乃愈隆以

是擬之則謂之為重非故欲為是輕重之差乃其理之不容不然耳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鄭氏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别嫌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絶宗之道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

長樂陳氏曰君之於族人主乎愛而失愛則踈族人

之於君主乎敬而失敬則褻以失其愛則疏故有合族之道所以明其親親之恩以失其敬則褻故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所以明其尊尊之義不能親睦九族燕樂同姓與夫恃親而不恭者豈知此哉

東萊呂氏曰君有合族之道如詩所謂飲食燕樂同姓是也君雖絕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為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叙列君至尊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氏曰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

孔氏曰上經論人君絶宗自此至之義也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又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小記辨明上士下

士此則總而言之又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小記已備釋之

長樂陳氏曰庶子之所以不祭不敢瀆其祖於上也所以不得為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也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皆以已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禰而亦繼之以明其宗則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文止

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為長子斬者葢亦不繼祖與禰故也葢不繼祖大宗之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言斬則知其有三年之期言三年則知其有斬之服葢亦相為表裏而已

嚴陵方氏曰適子為宗宗則承家主祭焉庶子非宗也故不得祭以明其主焉小記言不祭祖又言不祭禰者葢言適士官師之辨耳其所以言庶子不祭之

義則一而已故於此則統而言之

東萊呂氏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新安朱氏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

廟也雖庶人亦然則其尊宗以為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禮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

何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士適子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以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鄭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

也繼别謂别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

孔氏曰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下廣陳五宗義也别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别子並為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為祖也鄭註若始來在此國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亦謂之别子以其别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别謂别子之適子世繼别子為大宗也族人與

之為絶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

晉賀氏曰庾亮問案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支昭穆歴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義惟著諸侯别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

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為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别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畢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還服紀上五族故不復别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别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為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

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為大夫者便為大宗其適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為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

及族人服之皆宜始别子之宗者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絶屬皆齊衰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土緦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為嫌也　又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内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内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内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

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為男主宗婦為女主故云宗子非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糾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意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為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

佑之奉以為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通典

横渠張氏曰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藍田呂氏曰國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為别子别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别子之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别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為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别子為祖繼子為宗羣公子雖宗别子而自為五世小宗

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為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絶此謂繼禰者為小宗每一君有一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别子所自出謂别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别子所自出即桓公大宗者乃桓公一族之大宗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别子為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

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追立庶長為別子以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絶後也若君之正嫡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已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為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没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

如大宗法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大祖而下為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别子為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别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别子之所自出宗子議又曰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宫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詳立

條制使之遵行以為睦宗之道亦無所害於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　又曰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乎祖宗故天子之元子為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為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為一國之大祖故諸侯之元子亦為諸侯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

子為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為别子之祖繼别者為宗亦謂之大宗所以别小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五世則遷者也故繼高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於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傚此故其所記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之者皆聽命焉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唯小宗若可行於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宗

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歟至宗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間有所廢置辨之則宗法壞不辨則家政不行支子不祭必告於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出處之不常將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奪於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於私藏嚴之則賊恩寛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脩宗法舉嚴祭享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之

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

策問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親睦之道先王因其有是道而為之節文故立為五宗以糾序族人而使之親疏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後恩義不失而人倫歸厚此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也葢諸侯之適子孫則繼世為君而支子之為卿大夫者謂之別子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

宗而為大宗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其適子弟之長子則謂小宗所謂繼禰者也　又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閒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葢公子不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

人宗之為大宗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四世則親盡屬絶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

所自出而孔頴達言别子之所由出然則别子所由
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
即别子也
東萊吕氏曰别子為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
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别子繼别為宗如公孫敖
繼慶父是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
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為小
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葢自繼其父為小宗不繼祖故

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適子繼世而為君非别弟之所敢宗諸侯之於庶子不為之服而子亦不敢私相服故君命長弟以統之使夫不敢宗君者有所宗不敢相服者有以相服此宗道所以立也别子為祖者適子既為諸侯則别子乃大夫耳大夫不敢祖諸侯故自别為祖焉别子即庶子也然庶子有二例别而言之妻之子無長幼皆為適子妾之子無長幼皆為庶

子合而言之自繼世之子為適子其餘雖妻之子亦庶子而已猶之天子之伯叔兄弟則為同姓昏姻之國則為異姓非昏姻之國則為庶姓合而言之自伯叔兄弟之外昏姻與非昏姻之國皆異姓而已此之所言别子是也以其得繼别子故得成家主祭而為宗禰即别子之庶子也以其非適故不得繼别而為大宗已自立為祖使其子繼之是為小宗也以繼禰者為小宗則繼别者為大宗矣

盱江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盡於高祖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鄭氏曰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别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鄭註云世適也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今此云繼髙祖無小宗之文故鄭註云亦小宗也鄭以經繼髙祖為小宗何以前文云繼禰又釋此意謂前文繼禰者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之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此

經云繼高祖上文云繼禰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鄭云曾祖亦有也五宗者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幷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尊祖故敬宗總結大宗小宗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新安朱氏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註中亦無其文至

作疏時方誤耳

横渠張氏曰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宗族之禮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長樂陳氏曰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為之

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親兄弟宗之為之服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為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為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絶則不為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葢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

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餘見前解

嚴陵方氏曰繼别子即别子之子也别子之子出自别子故謂之繼别子之所自出繼别子者既為宗矣而其子又宗之世世不絶故曰百世不遷也至於小宗族人宗之五世則遷遷則變而别為之宗矣夫宗以承祖之家者也尊祖於上故敬宗則尊祖之義在其中矣

東萊吕氏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葢諸侯

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所自來故敬嫡也

盱江李氏曰吾於五宗見孝弟之至焉髙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袒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其同姓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廢正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繼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鄭氏曰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孔氏曰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有也

河南程氏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别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别子之適子即繼父為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别子之諸子祭其别子别

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葢本是大宗之祖别子之諸子禰之却是禰也

山陰陸氏曰君有適兄弟使為大宗以統公子是之謂大宗而無小宗鄭氏下文註謂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是也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小宗而無大宗鄭氏謂無適而立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是也若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

亦無公子宗之是之謂無宗亦莫之宗鄭氏謂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也

金華應氏曰宗法自一而五自五而衍之以至於無窮而其初泒而未長獨立而無副者則惟一而已故或無大宗或無小宗或莫之宗亦此也然此其始出亦或有數傳而不增若五世無他枝者焉族之衆寡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然宗法則常存而不可廢維持培養而忽焉滋榮長茂則始而寡弱者亦能以蕃

衍盛大此所謂緜緜瓜瓞也先王之世有千百年禮義之家而後世鮮三數傳詩書之族可嘆也

藍田吕氏說見前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

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也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公子有宗道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為宗為下起文也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

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公子既有大宗小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大宗之正本是别子之適今公子為大宗謂禮如之非正大宗故鄭註云如也云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為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衰齊三月者同喪服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為大宗則不復立庶為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

是也云無適宗庶者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為宗

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為同君在猒降一等故死

為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

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是也公子唯已而已

即前經無所宗亦莫之宗鄭註遥釋前耳

晉范氏曰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兄弟

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

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

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説庶宗者嫌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為混故復指小宗之義則大宗自了然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為大夫也所以止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為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為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通典

晉曹氏曰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報親戚羣居

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為之宗宗立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為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為諸侯尊羣庶所不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弟代已為宗主士大夫羣庶之在位者也通

嚴陵方氏曰士大夫即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為士大夫故曰士大夫為猶使之也使其庶

公子宗其適公子焉即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至於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皆公子之宗道而此不釋之者舉大以該之也雖然所謂有宗道者非特公子而已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别子有起自民間而致位士大夫者亦同别子之義經之所言舉一端而已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所謂無宗亦莫之宗是無宗道也故公子之公為此公子求其上行先

君之昆弟適者使為之宗以統公子此公子之宗道也即上行無適以其先君庶昆弟為小宗以統之

東萊吕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適則須令庶長權攝祭事傳至子則自宗矣

藍田吕氏說見前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鄭氏曰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

親踈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絶族者

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

四從兄弟為族屬既絶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

不延移及之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服故云親者屬

也

横渠張氏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澤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為絕族而從旁及之服特親者各以親疎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昏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所施有宗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絕非特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絕族絕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則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道故為出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

服傳作施葢古者移施通用

嚴陵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絶族以其恩至此絶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絶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絶即非其所屬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從重而輕是之謂移服

東萊吕氏曰絶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者推也

推不去親者屬也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鄭氏曰親親言先有恩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親以至尊祖敬宗收族宗廟嚴社稷重禮俗成天下樂之而無厭倦自仁至於禰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

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

嚴陵方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終始乎親親也

慶源輔氏曰人道不過仁義親親仁也尊祖義也推親親之仁至於尊祖則義也率尊祖之義而至於親親則仁也仁義之極則一故曰人道親親也又云親親故尊祖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鄭氏曰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

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孔氏曰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宗是祖之正胄故云敬宗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是也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以下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並立宗之功也先嚴宗廟而後社稷重百姓百官也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刑

罰得中上無淫刑濫罰則民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皆足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成功也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民庶樂而不厭也引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

河南程氏曰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嚴陵方氏曰親其所親則推而上之至於親之所親親之所親則尊矣故曰親親故尊祖有祖而後有宗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後有族族者九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祖禰而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之祭祀宗廟雖以有土穀而後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之基業故曰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有社

有稷必得人而共守是以重社稷故愛百官族姓也有愛人之心則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其業則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其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成也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矣則爭鬬之患息和平之氣通故曰然後樂王者功成作樂其以是歟樂者樂也不顯不承則親親尊祖之義也無斁於人斯其樂之意也故引詩之言以明之然上言愛百姓非不愛庶

民也葢政自貴以及賤耳下言庶民安非百姓不安也葢賤者已安而貴者可知矣臣以安社稷為事上言社稷故繫之以百姓刑不上大夫下言刑罰故繫之以庶民而已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反是而已彼輒父子親親之義滅矣雖曰尊祖是卑之也誠若詩所云可謂

樂矣樂未有大於此者也彼於論鼓鍾末矣

東萊吕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一條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儒者之道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葢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二本皆是汗漫意思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宗族

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宗廟嚴故重社稷者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君誠愛民則謹於刑罰刑罰無不中矣庶民安謂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一件其次歡欣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物盛多財用足故百志成者雖有此志而無財

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則祭祀合族皆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禮俗不可分為兩事且如後世雖有籩豆簠簋百姓且不得而見安得習以成俗故禮俗不相干豑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如春秋祭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為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且如成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豈非

是能承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

禮俗成後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言無斁於人斯之意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慶源輔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率仁而義也

敬宗故收族率義而仁也

新安朱氏曰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文王之德豈不顯

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記此傳者即以之明

已意耳不顯顯也不承承也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廟嚴豈不顯乎推其效至於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豈不承乎禮俗刑而民樂豈非人之無斁乎

禮記集說卷八十五

禮記集說卷八十六

宋 衛湜 撰

少儀第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

小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别録屬制度

嚴陵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主於少者然壯者之儀

亦在乎少時所習而已

山陰陸氏曰内則曰十年學幼儀則此篇其類也

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為小其意以為所記者小節耳聖人之道本無大小以此為小孰能為大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則少者所以副其大是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有大無小何以見其用伊川先生曰灑掃應對即形而上者之事豈不信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

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
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賔之辭不得
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
威儀不復局以科段記者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
傳聞舊説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
固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
言語也客賔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

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於將命者耳階進也人升階必上進主謂主人也客宜卑退不得進斥主人也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略之固義亦同上

長樂劉氏曰古者朋友往來賓主相覿同用一禮於是傳命共為一辭若士相見載於儀禮用以一天下

之禮俗也此少儀所以載於經乎曰聞者謂三代先
王既行其辭於舊俗間或衰墜而知禮者未盡殞滅
故曰聞焉願聞名於將命者謂至於門外擯者請事
荅以辭不得階主述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
見主人之謂也
金華應氏曰古禮廢壊辭命不審擯詔不嚴交際之
義能盡其敬者固鮮然分勢之隆崇者又未免亢焉
而不接人臣之見天子昧死而後言頓首而後請其

辭曰陛下下僚之見上官庭趨而後進升階而屢降其辭曰閤下亦幾於阻絶而不通矣夫將命者人也人則有可通之情陛階門閤地也地則無自通之路噫安得以少儀之辭而語之哉

嚴陵方氏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於已見乃聞之於人爾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是矣將命者葢將奉主人之命而傳道之者也亦擯詔之類歟論語言將命者出戶是矣顧

見君子而曰願聞名於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可指斥而與之亢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不可指斥主人升進而與之階也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隆殺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主主尊者階階敵者不得階主亦詞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爾

新安邵氏曰諸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以愚觀

之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求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為之階主爾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正此意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瞽無目也

以無目辭不稱見

孔氏曰前二條明始相見此經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者皆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數𪈽曰聞名者亦奬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禮殺故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瞽者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於將命者

嚴陵方氏曰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

於敵者亦曰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喪憂慼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

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也往敵者喪家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

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童子往適他喪不得與成人為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致役也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嚴陵方氏曰比猶比之匪人之比言願比於將命者

以俱給事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

孔氏曰此經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若朝會出往他國而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略舉其梗槩耳君尊倫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

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有司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資謂稚秣之資葢所以惡其瀆也王藻曰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葢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鄭氏曰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不以襚進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孔氏曰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襚襚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衣物者也

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襚註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鄭註周禮云物謂文織畫繡之物送敵者無謙故云襚也親者相襚但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進謂執之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鄭氏曰甸謂田野之物

孔氏曰此言臣為君喪進物之辭納為獻也納入也甸田也言此物是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鄭氏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周禮革路建大白以

即戎

孔氏曰此一節論賵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賵賵副亡者之意既送亡者遂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並為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門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綮庾氏曰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

而入門者欲以供駕䰟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鄭氏曰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孔氏曰此一節明賻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

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

取之吉時若人饋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

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鄭知舉以東者雜記

云含者入升堂致命坐委於殯東南宰夫坐取璧降

自西階以東後襚者賻者並然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謂幣之屬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氏曰不坐由便也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坐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為禮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已以物授尊者之立此

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身故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授受

嚴陵方氏曰曲禮所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此兼言受而不及坐彼兼言坐而不及立亦互相明也不坐謂不跪也與曲禮坐而遷之同而與授坐不立之坐異凡此所以周旋於禮以致其曲而已或直情者則雖授受於立固有或坐者矣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君子不責也據此禮雖致曲不責人盡能曲禮所言雖若已煩君子不以為苛者有恕存焉耳然則聖人禁其大者故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新安朱氏曰案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

慶源輔氏曰性之直者狥禮而不度宜跪固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説屨於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鄭氏曰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賔主之節説屨於户内者一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内也尊長在則後來之衆皆説屨户外

孔氏曰此一節明賔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説屨之儀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賔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賔矣謂辭讓賔今賔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

主人曰辭讓賔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至賔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賔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賔主席衆入户内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闔謂門扉排推門扉說屨户内者止尊者一人而已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屨户内也

山陰陸氏曰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宜承道瞽亦然脫亂在此

慶源輔氏曰物畜然後有禮故衆心有所尊也若訛僂於尊長前非禮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疑在躬

鄭氏曰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賔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品味殽饌也亟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殽饌與否者

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乎謙退之辭鄭註不斥人此之兼賔主也師氏教國子三德三行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保氏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賔主相問以道藝則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

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信然後不疑有諸已之謂信則疑固不可以在躬矣

慶源輔氏曰凡問當有疑辭不可必其然也舉此二事以例其餘品味曰亟食者數食則其所嗜也清明在躬宜也有疑而不求師親友以決之使之在身而不去是自棄也

講義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其貪者視之如無也見富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吾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故此先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

金華應氏曰案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

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鄭氏曰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大

謂富之廣也訾思也重猶寶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明賓主之禮客至主人之家不度民械使已亦有也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卿大夫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顧數之非分而顧必有亂心也客不思玩主人珍物重器若思玩之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

嚴陵方氏曰民備械以待敵苟度其利否則是與之為敵矣大家謂貴臣之家梓材所謂達大家者是也

以賤而顧貴則僭亂之原不可遏洪範五福不言貴者以此重罷謂若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

慶源輔氏曰械猶機械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億詐也昡小慧而入大惑知者不為也居室以苟完為善用罷以粗給為足

新安朱氏曰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罷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為無訾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罷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

避不審也

氾埽曰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絜清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

孔氏曰此一經明主人為賔灑掃之事氾廣也大賔來外内俱埽謂之埽小賔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滌蕩若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胸前擖箕之舌也持箕舌自鄉胷前不得鄉尊

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鄭氏曰不貳問謂當正已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義與志與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當正已心志若貳心不正則卜筮妄告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為卜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為之卜筮

長樂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

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二問也則擇義以為主而不敢狥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以義蔽志為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狥其志者也大卜之所弗筮焉

慶源輔氏曰問卜當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志不

必義也必義而後可卜而不可行險以僥幸矣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季昭惠伯曰即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曰易不可以占險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燕

見謂自不用賔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褻喪不猶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至不翣皆端慤所以為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儀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賔主之禮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見已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

得問何徃也弔於尊者當侯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弔侍坐於尊者若不使巳不知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畫地不弄手翣扇也雖熱不敢搖扇皆以為敬也寢卧也坐跪也若尊者眠卧而侍者傳辭當跪前立則臨尊者也

嚴陵方氏曰琴瑟固常御之樂然非尊長使之執則不敢執深衣言舉手以為容玉藻言手容恭則手未始無容也言雖或無容當暑亦不可持翣

山陰陸氏曰侍坐應使故以不使為弗若曽點鼓瑟希不必使也然則弗使不執琴瑟亦禮為之大坊而已有不皆也

慶源輔氏曰既已非我屬行雖幼穉亦當尊敬之矣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遇於道可隱而不隱則敖已見而不面則忽尊者於卑者則可問所之琴瑟自養之具雖無故不去而侍於尊長不使亦不執古者席地而坐故云畫地則不容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謂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専之

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

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挿三隻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幷取四矢故云約矢投壺禮亦賔主各四矢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為之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手幷抱投之也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

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觥投壺立筭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輙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

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甲者朋雖得二亦不敢徹

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山陰陸氏曰約矢言約長者之矢意若欲中擁矢言

擁長者之矢意若欲入如是而勝非求勝也客雖勝

亦洗而以請後言不角不擢馬使不甞如也不角示

無所爭也不擢馬者雖以彼馬從我馬不擢我馬在

上示無所矜也

新安朱氏曰此皆是甲者與尊者為耦而及投壺若

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車坐示不行也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步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為君僕御之法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右帶劒帶之於要右邉也此謂初御法僕即御者也帶劒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劒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嚮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髆者拖猶擲也亦引也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髆上亦云引之置車髆上也苓車前欄也亦名為式故詩

傳云幭覆式與此同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新安朱氏曰以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劒負綏而擲綏末於辟帶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辟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

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轛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轛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葢劒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巳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鄭氏曰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朝廷曰退近君爲進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

孔氏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歸退之辭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理去必由於尊者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冉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也師役之中欲還則曰罷勞

長樂陳氏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

幾於簡賢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為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師旅之意事干于國不敢言歸動衆之為懼也曰已疲勞不勝其役可也山陰陸氏曰言退不必請也即請嫌欲主人留已朝廷之上宜退而已燕遊曰歸言當返也詩曰不醉無歸雖君子之厚意猶不敢忘此詩役曰罷未有不罷者也雖曰如虎如貔然猶如此

新安朱氏曰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註引春秋傳疏以為用何休註傳無此文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孔氏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

謂君子揺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劒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説屨於户内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日之早晚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卧息或侍者此時假令請退也

山陰陸氏曰氣不足則欠力不足則伸運笏澤劒首示無所事也

慶源輔氏曰運笏示欲搢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

剱首則意不在已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臣之事君欲請為其事必先商量事意堪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為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云亦

然然故上無怨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長樂劉氏曰事君所以行其道非苟祿也已才雖可任當量其君之德與已協否協然後入其朝則道斯可行而君臣合德矣故入而后量其君之不已協也進退皆難彿之則害身從之則失手君子不為也孔子不假蓋於子夏量其心意之不樂非重蓋而輕其師也然則君子之於人也保其仁義終而始之不以

外物失其往來之義矧於其所從事者乎故上無怨而遠於罪無所入而不自得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彼有量而我量之之謂量量有大小受不可過也人亦如之量大者乃能受大言量小者止能受小言而已入謂進言也表記曰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則進言謂之入也明矣事君量而後入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苟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言亦必

量其可否而後入其言也

馬氏曰事君者三揖而進其進之難非茍謙也懼其義未合也一辭而退其退之易非茍廉也恐其過已形也此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者葢諫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讒諂以為間無沽訐以取禍則臣之將入豈可不量哉古人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莫如孔孟伊尹處莘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必量成湯可以為此又必待

成湯三往聘也然後入為阿衡之任周公居東遠則四國流言近則主不知必量成王將出迎也又必待成王是以有衮衣而歸也然後入處上公之職量而後入者也孔子在魯欲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子之行葢知魯終不我用也孟子在齊欲以萬鍾之禄授之孟子之不受葢知齊終不我用也不入而後量者也

慶源輔氏曰入謂進入也方氏謂進言曰入可也然入不止於進言進而委質進而任事皆入也若乞假

於人則主於言矣為人從事豈曰言乎孔子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孟子之久留於齊葢皆量其君也上無怨謂下無怨上之心也不量而入上不我用則怨心生矣君子成已所以成物故其效如此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僚類當自矜持之事人當正視不得窺覘隱密之處旁猶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不戲色言人當尊其瞻視褻慢則失敬也

山陰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不道舊故不道人之舊故即故舊應言故舊不戲色色容莊

新安朱氏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

如陳勝賔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

講義曰不窺密者慎獨也不旁狎者誠已也不道舊故全交也不戲色正容貌也四者皆學也

慶源輔氏曰密謂人之所隱人且密之已可窺乎不旁狎近猶不可狎况遠乎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讇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役為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之道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强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謟謂以惡為美橫求見容君政怠惰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

當掃蕩而更立新政也鄭註為謂助為也社稷之臣謂為助社稷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君有過焉諫之使正可也訕之則不恭矣諫之不從而去焉可也疾之則大傷矣頌而無讇則所頌為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為正事弛而不力為怠故張而相之事弊而無用為廢故掃而更之臣之事君如此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夫然後休功足以固王業而人人各安其居和氣足以召豐年

而人人各得所養謂之社稷之役其以是歟必曰役者以其有勞於社稷故也

山陰陸氏曰諫不得已也而有驕志則幸君之失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謂之役以此即進於此君之德政廢怠吾知有去而已羔裘之詩是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諂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張而助之事廢則掃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者凡所以竭誠效力如此者為社稷而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説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鄭氏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也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工依於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游於説謂

鴻殺之義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為申毋訾衣服成罷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為人之法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瀆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教游於六藝鄭註三德周禮師氏職

文六藝保氏職文説論説規矩法式之辭工當依附於規矩尺寸之法式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鄭引考工記文證説是説法度之意彼説鑄鐘或薄或厚聲之震動其聲清濁由薄厚而出

新安朱氏曰拔來報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

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

講義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應物也來則迎之未嘗拔之使至往則將之未嘗報之不已神人異道不可雜擾故曰毋瀆神孔子所以敬而遠之也枉而復循之則非所以改過故曰毋循枉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也未至之事不可測故毋測未至孔子所以不逆詐

不億不信也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依於法者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所謂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罷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昔子貢觀於魯廟北蓋皆斷以問孔子孔子荅之以官致良工之匠尚有說也所謂說者如此衣服所以致飾成罷所以致用茍區區言之則奢侈之心生矣山陰陸氏曰毋拔之使來毋報之使往毋瀆神禮也

毋循枉義也毋測未至知也

廬陵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追也測未至測謂不窮理而臆中如子貢毋身質言語身已也有疑當就有道而正毋斷以已意

慶源輔氏曰拔來則亟報往則滯毋測未至者雖億則屢中然君子不貴也依於德游於藝學道之方也依於法游於説學技之道也士所據者德藝則游之而已工所據者法説則游之而已游謂遊習於其間

然亦莫非誠也衣以覆體為足罷以給用為良

馬氏曰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罷葢士之於道猶工之於事也古之處士於學校處工於官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知工之所以為罷之術則知士之所以致道之方德出於性在内之良知也藝成於才在外之小技也法者規矩準繩之成筭也説者功藝巧拙之異宜也所以在德則可以就道藝則遊之而已

藝去道遠而亦可以助道所以在法則可制罷說則游之而已說去罷遠而亦可以成罷

長樂劉氏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以悅已而賞以拔其來則陷於非道為怫已而罰以報其往則失於有道勤祭祀而違于中則瀆慢於神祇作好惡以循于枉則戕賊於政教恃聰明測事之未至則事汩其情人君謹此五者所以御天下之道也是以王心無為以守至正篤恭而

天下平焉依於德者凡求仕進者則以忠信為本也而司徒之三物須臾離之則失其依焉游於藝謂六藝以馳騁其心焉工依於法者冬官司空掌天下之制度工作罷用茍不依之則無所受而刑之所禁也故工不信度政之弊可知矣游於説者謂論説聖人制罷尚象之義註引考工記者制度之説毋訾衣服成罷者訾謂慕望之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位至而後衣服備禄至而後罷用周末至而言之非道

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鄭氏曰匪讀如四牡騑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賔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事之宜與賔客言語形狀穆穆

皇皇然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皆美大之狀在朝威儀則濟濟翔翔然謂厚重寬恕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匪匪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小雅云四牡騑騑下又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鸞和聲之形狀肅肅雍雍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引周禮保氏六儀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為儀

長樂劉氏曰言語之美顧於行則穆穆可觀協于極

則皇皇可大朝廷之美萃其賢濟濟可尊廸于禮則翔翔可度祭祀之美致其嚴則齊齊罔差崇其德則煌煌可敬車馬之美毛齊牡則騑騑孔阜僕御閑則翼翼敬飭鸞和之美步趨應節則肅肅有嚴宮商成文則雍雍協律五音之為美皆出於中和之心非止於儀容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

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雝雝言應者之和

山陰陸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今曰言語之美言行相顧也朝廷之美不言蹌蹌蹌蹌士也齊齊如見所祭者皇皇如有望而弗至也匪匪猶騑騑也騑騑翼翼之反肅肅雝雝爾雅所謂肅雝聲也

廬陵胡氏曰鄭讀匪匪為騑騑以詩有四牡騑騑四牡翼翼之文今從之餘並如字不勞改讀

慶源輔氏曰美如字自通不假易

禮記集説卷八十六